

後漢書集解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集解惠棟曰何晏論語注云逸民者節行超逸也後漢書八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易稱遜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是曰堯稱則天

不屈穎陽之高穎陽謂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孤竹謂自茲曰

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曰求其志

或回避曰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曰求其志行義曰達其道求

惠棟曰曲文選作回御覽引范書正或靜已曰鎮其躁謂逢萌或

去危曰圖其安四皓之或垢俗曰動其繁謂申徒狄鮑或疵物曰

激其清梁鴻嚴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

北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閒曠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閒暇者

好也之所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分音符問反故蒙恥

之賓履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恥蹈海

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魯連

隱於海上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人各有尚不能改其志孔子

路曰天下有道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曰孔子擊磬於衛有

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又子貢曰有美玉

於斯蘊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

者也沽謂然而蟬蛻蠶埃之中自致寶區之外異夫飾智巧已逐

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

子之文也集解惠棟曰見修身篇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籍義憤甚矣是時

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益不可勝數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

冕拔本塞原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集解惠棟曰揚

詩北風序云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揚

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纂字諸本或作慕

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何施巧而取也喻賢者隱光
處不離暴亂之害也然今人謂曰計數取物為篡篡亦取也

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國語曰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注云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前書

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集解惠棟曰漢儒曰幽人為幽繫之人故虞仲翔注易履之九二云履自訟來訟時二在

坎獄中故稱幽人之正荀子云公侯失禮則幽後世輒曰高士為幽人失之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

於巖中矣毛詩序曰干旄美好善也其詩曰子子干旌在浚之城易賁卦六五曰賁于丘園束帛芟芟蒲車曰蒲裏輪取

其安前書武帝曰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前書薛方嚴光周黨

蒲車徵魯申公也字子容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

心者乎論語文也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曰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

邪襲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

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

同睦若乎後矣司馬彪注云言不可及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

往而不能反集解沈欽韓曰莊子逍遙遊云淖約若處子音義云

在室女也郭象注處子者不目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論語曰賢者

外傷內則郭意曰為處士也辟代其次辟

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集解惠棟曰李善云論語子曰作者七人矣包咸云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蓑儀封人楚狂接輿先謙曰官本注代作世後人回改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

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就即

也易云即鹿無虞也光武問曰禽何向竝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

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集解惠棟曰御覽引范書大上有請字光武曰苟有其備虎

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帝王紀曰

案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也唯孔安國注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為近之

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郊杜預注左傳曰今河南彼二也河南縣西有郊郭陌

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已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

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集解沈欽

韓曰此與新序雜事篇晉文公逐麋農夫所對相類平平無奇後人剽竊傳會耳

向長字子平

高士傳向字作尚

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

集解

曰易道曰中和為本

好通老易

集解惠棟曰御覽云好誦老易故下云好誦易老也

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

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向子平有道術為

縣功曹休歸自入山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

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

易損卦曰二簋可用享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易卦曰損上益下

人說無

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

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

前書慶字子夏

俱遊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終

集解沈欽韓曰此篇全用高士傳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

集解劉攽曰案萌北海人則當是蓬非逢也惠棟曰利涉編古命氏云北

海逢氏有名絲字子繡者為漢趙王傳其孫萌不仕王莽棟案逢當作逢劉攽已辨之逢符合切逢薄江切姓出北海洪适讀為龍

鼓逢逢之逢未詳又東觀記作子康蓋避清家貧給事縣為亭長

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云萌少有大節志意抗厲為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徵久尉去因舉盾擲地也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

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衛氏宇恐帝大後見怨

已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即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而死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

謂君臣夫婦父子集解通鑑胡注莽殺其叔父又自殺其冢嫡是

滅其天性也殺其君之祖姑又盡除忠直之臣故曰三綱絕矣

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也前書音義曰長安東郭城

北頭第一門集解沈欽韓曰黃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本曰

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曰

宣平門民間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

謂東都門注誤有頃乃首戴瓦盎盎盆也哭於市曰新乎新乎王莽為新都侯及篡

沈欽韓曰東觀記云首戴齋器哭於市曰辛乎辛乎此曰齋器受

辛借辛為新於事理相會若如此傳首戴瓦盆則非矣應從東觀

記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今在萊州即墨縣東南有大勞山小勞山集解

惠棟曰袁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北海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萌非禮不動聚落化之

云不其山

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

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

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它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曰兵弩捍禦

吏被傷流血奔而還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太守遣吏奉謁萌不諾

欽韓曰山谷之民何有弓弩既相捍禦後詔書徵萌託曰老耄迷

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曰徵我者曰其有益於政尙不知方面

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曰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

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集解先謙曰子雲名曇君公名遵高

士傳云逢萌徐房李曇王遵同時相善世號四子一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

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漢書云君公深曉陰陽懷德穢行和光同

塵不爲皎皎之操王莽世退身時人謂之論集解劉歆曰案謂之

論都論集解劉歆曰案謂之論集解劉歆曰案謂之論集解劉歆曰案謂之

改作論亦不勞改作語日避世牆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

事不用乃自汙與官婢通免
歸詐狂偷牛口無二價也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為宗人所養而遇之

不巳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

悉免遭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眾中辱黨黨久懷之精漢志鄉

佐主收後讀春秋聞復讐之義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

賦稅者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齊襄公九世祖哀公亨於周便輟

紀侯譖之也故襄公嘗於紀九世猶可復讐乎雖百世可也便輟

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剋闕日既交刃而黨為鄉佐所傷困頓鄉

佐服其義集解惠棟曰案春秋之義復讐曰死敗輿歸養之數日

方蘇集解惠棟曰輿與既悟而去自此敕身修志州里稱其高集解

惠棟曰張顯逸民傳云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

黨整身清約非法不行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巳病去職遂將妻

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殺皮綃頭待見尙書巳

樹皮爲綃頭也綃頭解見向栩傳黨服此尚書曰待見也集解劉放曰注服此尚書曰待見也案文少一詣字惠棟曰尚書二字衍文范因舊史失刪耳東觀記云建武中徵黨者短布單衣穀皮修頭待見尚書欲令更服黨曰朝廷本召是徵之安可復更遂召見也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集解通鑑胡注凡朝

謁者必拜稽首

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

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曰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曰

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

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

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

天子曰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

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

居颺池著書上下篇而終

集解惠棟曰袁紀終於汚池疑卽颺池也

邑人賢而祠之集解

惠棟曰李吉甫云黨墓在太原府祁縣東南十四里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屬門殷謨君長

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太原王氏出自離次子威漢揚州刺史九世孫霸

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康冠帶絕交宦集解惠棟曰御覽宦作遊建武中徵到

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

不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閭陽毀之曰太原

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皇甫謐高士傳曰故梁令閭陽也前書曰太原多晉公族子孫曰詐力相傾矜

夸功名報仇過直漢興號為難化常擇嚴猛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許刺史二千石集解惠棟曰馮勤傳云侯

霸薦前梁令閭陽陽曰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集解

素有議議帝常嫌之集解曰東觀記云霸安貧賤居常茅曰壽終集解惠棟曰世系云

屋蓬戶藜藿不厭然樂道不怠集解霸子殷中山太守嚴光字子陵一名遵集解何焯曰遵君平名也史家誤仍會稽典

錄朱育對漢陽興之語不曰前書校之耳洪

頤煊曰藝文類聚一引會稽典錄卷五引鍾離意別傳開元占經

卷八十三引後漢書俱作嚴遵字子陵沈潛曰嚴遵有二御覽三

爲揚州刺史云云此又一嚴遵而亦蜀人會稽餘姚人也欽韓曰

吳志注會稽典錄曰徵士餘姚嚴遵王莽徵聘抗節不行董斯張

日光本新野人避亂會稽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

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少

嚴子陵皆待呂師友之禮呂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

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

賢乃令曰物色訪之呂其形貌求之集解沈欽韓曰會稽典錄云

云遵昔與光武俱爲諸生遊涉他縣同門精學暮夜宿息天寒不

得寢卧更相謂曰後日豪貴憶此勿相忘別後數年光武有天下

徵遵不至案高士傳與光武同學者復有牛牢若別有一人范史不應沒

牛牢遁不出傳云光變名姓或卽牛牢若別有一人范史不應沒

之皇甫謐喜僞造古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

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集解沈欽韓曰建武五年下詔徵遵三

反而後至舍於北軍集解沈欽韓曰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

集解惠棟曰會稽先賢傳云光武詔遵詣行在所遇蜀郡獻橘栗

上令公卿曰下各曰手取遵獨不取上曰不敢取者誰遵曰君賜

臣曰禮臣奉君曰忠今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皇甫謐高

賜無所主臣是曰不取皇甫謐高士傳曰霸

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
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靈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
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
我三乃來人主尙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
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卽
詣造迫於典司是曰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
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
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
卧不起帝卽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集解
曰御覽云何不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
出相助爲治邪集解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
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
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曰足加帝腹上明日
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設樂陽明殿
命宴會暮留宿連日足荷上其夜客星

犯天子宿明旦大史曰閏周壽昌四御覽五引後漢書云光與
武友登阼忘之光怨是時太史云天上有客星恨帝帝曰豈非朕
故人嚴子陵乎遽命徵之夜與子陵共卧光曰腳加帝腹太史奏
客星侵御坐與情事全不合豈別一後漢書非范史耶又光武紀
及續天文志建武十七年曰前並無客星犯帝坐事惟三十一年
十月客星在輿鬼東北後應光武崩此事恐范雜采會稽典錄及
高士傳等書成之未足為據又案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續志載客星最多不應遺此不載
除為諫議大夫不屈集解沈欽韓曰會稽典錄云光武嘗出南郊
遵曳長裾持鹿肩住立不動天子下車揖而
別乃耕於富春山今杭州富陽縣也本漢富春縣避
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後人名其釣
處為嚴陵瀨焉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
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
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為嚴陵釣壇也集解惠棟曰一云後
名其釣處為嚴子陵瀨沈欽韓曰水經注漸江水自桐廬縣至於
潛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帶山山下有建武十七年復特
一石室嚴子陵之所居也桐廬縣今屬嚴州府
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集解惠棟曰孫愐云井姓姜子
牙之後也左傳有井伯子郢切少受業
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紛綸猶
浩博也

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集解沈欽韓曰釋名書稱刺曰筆刺紙簡之上也建武末沛王輔

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

后弟也呂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

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集解惠棟曰丹御覽作葱菜

推去之曰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

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帝王紀曰桀坐

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曰壽終集解

日嵇康高士傳云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磊丹一往弔之時賓客

滿庭丹裘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為吏徑出遂隱遁贊曰

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匪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被褐長揖義陵羣萃

梁鴻字伯鸞集解沈欽韓曰列女傳字伯高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

校尉封修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前書莽改允吾為修遠少昊金天氏之號

次黃帝者北地今靈州也集解王鳴盛曰讓仕莽封伯鴻之終身不仕所已雪其父之恥也惠棟曰王莽傳作梁護案趙咨傳注亦作護讓讓字相鴻時尙幼已遭亂世因卷席而葬集解惠棟曰趙似疑傳寫訛也

席而葬身亡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尙節介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四

少孤已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入熱者也滅甕更然火

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

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去亡也悉曰豕償之其主猶曰爲

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隣家

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

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呂女妻人

反應鴻竝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

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

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已裝飾入門七日而鴻

不答

集解惠棟曰續列女傳云七日而禮不成京房易傳適不答適讀為嫡臣瓚云夫不接妻謂不答師古云答對也言不目

恩意接對之

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斥遠妾亦偃

蹇數夫矣今而見擇

集解沈欽韓曰家語在厄篇注擇棄也今吳俗謂揀物所遺者猶曰擇

敢不請

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

豈鴻所願哉妻曰曰親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

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

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

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曰耕織為業詠詩書

彈琴曰自娛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耕耘織作曰供衣食彈琴誦書曰娛其志

仰慕前世高士而為

四皓已來二十四人作頌

集解惠棟曰鴻所作頌今不傳唯李善文選十九卷引梁鴻集二卷亡王補曰文選卷十三雪

賦卷十九補亡詩注並引梁鴻集二卷亡王補曰文選卷十三雪

清八字而雪賦注脫梁字楊慎丹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

錄因謂鴻安邱為成都人謬矣

日陟彼北芒兮

集解惠棟曰樂史云芒山在河南縣北十里郝山之別名也

噫願覽帝京兮噫

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

集解

惠棟曰案御覽郭茂倩樂府引三輔決錄皆云肅宗聞而悲之今作非乃傳寫之誤

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

名燿字侯光

集解惠棟曰孫愐云鴻改姓運期氏案續列女傳曰爲名也

與妻子居齊魯之間

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悵

恒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

爾雅注悵恒憂也菲菲高下不定也悵音丁劣反降音下江反詩曰我心則降

欲乘策兮縱遭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哢哢

語論

日舉直措諸枉則人服舉枉措諸直則人不服噫音延譏言捷急之貌

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尙

賢

建立也言已無慙於獨立所曰適吳者冀異州之人貴尙賢德

聊逍搖兮遨嬉橫仲尼兮周流

儻云觀兮我悅遂舍車兮卽浮

舍其車而就舟船集解通鑑胡注舍車卽浮欲從仲尼乘桴浮海也

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

光貌

光儀也言雖不察見季札及魯連然冀幸其神靈與之同美也

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

集解

惠棟曰陳繼儒云刻本皆作含惟藝文類聚引哀茂時兮逾邁愍之作麥含金為是金與含相似而衍為二字也

芳香兮日臭

茂盛也臭敗也

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

委結懷恨口也究窮也

鬱鬱兮余訕嗟恒恒兮誰留

訕謗也鄭玄注禮記曰恒恒恐也

遂至吳依大家臯

伯通居廡下

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大屋曰廡集解惠棟曰御覽引郡國志云通門內有臯橋伯通居此橋曰得

名梁鴻賃春之所近人修吳縣志曰為伯通字奉卿此為人賃春誤曰為臯宏也近人之書不足信如此臯宏見桓榮傳為人賃春

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

集解惠棟曰案方言曰案為梧盃之屬云

陳楚宋魏之間謂之檹自關東西謂之案故楚漢春秋淮陰侯曰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史記高祖過趙王自持案進食焦氏易林

云玉杯大案玉案僅約云滌栝整案曰此推之其為飲食之具明矣沈欽韓曰王念孫廣雅疏證引戴氏補注云案者櫛禁之屬禮

器注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案所已置食器其制蓋如今承榮而有足凡案或曰承食器或曰承用器皆與凡同類故說文

云案几屬曲禮凡奉者當心今舉案高至眉敬之至

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

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鴻

嘗閉門吟咏著記述

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廡博

思著書十餘篇

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

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要離刺吳王僚于慶忌者

冢在今蘇州吳縣西伯鸞墓在其北集解沈欽韓曰陸龜蒙笠澤叢書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葬畢妻子

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

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

聲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

抗終身不仕高士傳曰恢字伯通集解惠棟曰高士傳作伯達沈欽韓曰御覽四百十東觀記鴻初與京邑蕭友善約

不爲陪臣及友爲郡吏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曰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

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

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乃教授業

於西唐山中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鄭元注水經云卽高鳳所隱之西唐山也集解劉攽曰正文案教授業不成文

理明衍此一業字若存業則可去教字也沈欽韓曰一隣里有爭

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

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

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

不仕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嫂作姪蔡邕月令章句云叟字與建初更相似書者轉誤遂曰爲更嫂字女旁叟今皆曰爲更矣

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

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汪父甯宋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

多所陳諫泰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竟謚宣侯卽暉之父也嘗曰講道餘隙寓乎逸士

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曰爲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

古者隱逸其風尙矣潁陽洗耳恥聞禪讓許由隱於潁陽間堯孤欲禪乃臨潁而洗耳

竹長飢羞食周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不食周粟或高棲曰違行或疾物曰矯

情雖軌迹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汙

之下心名且猶不顯況怨累之爲哉與夫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

不其遠乎

委體泉沙謂屈原懷沙礫而自沈也鳴弦揆日嵇康臨刑顧日景而彈琴也論者曰事迹相明故引康爲喻

臺佟字孝威

佟音大冬反

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

武安縣之山也集解沈欽韓曰一統

志鼓山在彰德府武安縣三十里一名溢山卽太行第四陁也鑿穴爲居采藥自給建初中州辟

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

嵇康高士傳曰刺史執棗栗之贄往集解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

惠棟曰禮記哀公執贄見周豐敬賢之義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

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

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

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

那語餘聲也音乃賀反

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

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
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召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
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曰韓徵
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曰爲田叟也使奪其
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奏殺亭
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集解沈欽韓曰馬援傳頗哀老子使得敖
不率宗族單袴騎牛此野老之賤稱也晉書庾亮云老子於此興
復不淺陶侃去武昌曰老子婆娑正坐君輩則貴者通自稱猶曰
老夫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集解惠棟曰因下脫曰壽終
矯慎字仲彥風俗通曰晉大夫矯父之後也集解惠棟曰唐韻作
矯慎字仲彥又矯字下云晉大夫矯父與章懷注異
棟案前書百官表有執金吾矯望東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
海人今慎茂陵人不當作矯唐韻誤

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

曰才博顯名章曰廉直稱然皆推先於慎集解惠棟曰高士傳汝
云二人純遠不及慎汝

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曰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

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汝南在扶風之東蓋聞黃老之言乘

虛入冥藏身遠逝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老子曰致虛極守靜

中有精又曰理大國若烹小鮮又曰非所自愛人治國也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

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曰待堯舜之

君孟子曰湯使人曰幣聘伊尹伊尹曰我何曰湯之幣聘為哉既

是君為堯舜之君哉豈若使是中人為堯舜之人哉策解先謙曰官

本注與毛多異又劉攽曰注與我豈若處吹吹之中案文多豈若

二字今官本注豈若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

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列仙傳蕭史秦繆公時

呂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皇聲鳳來止其屋為作

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皆隨鳳皇飛去又曰陶安公六安治師數

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赤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亦非

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曰赤龍至時安公騎之而去也

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咎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

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

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曰兔置爲事

且兔網也毛詩序曰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

不好德賢人眾多

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集解沈欽韓曰長安

故瑤曰爲事焉

志馬牧澤在京北府興平縣東南二十里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爲侍御史

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尙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

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

集解惠棟曰應璩與曹公牋云昔漢光武與戴子高有撫座之好孔

融許穎人士優劣論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揖於道中穎川士既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良少誕

節母惠驢鳴

惠音虛記反

良嘗學之曰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

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

日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曰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

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

之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尙奇多駭流俗集解惠棟曰海內先賢行狀云良高才礪硌英聲遠

播少者懷之老耆慕之鄉里縉紳下至黎庶莫敢有分爭之家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

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帝王紀曰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

也獨步天下誰與爲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

迫之乃遜辭詣府遜遜也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

游不仕良壽終初良五女竝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

笥木屐良遺之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汝南先賢傳戴良五女嫁女良曰竹方笥爲嚴器案嚴器卽妝器也

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字高卿高一作喬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

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注云少明五經兼通識緯學無博通內外常師棟案通經有家法高卿不名一家故云無常家也

圖典集解通鑑胡注東漢諸儒曰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

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

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

目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集解惠棟曰本朝二字出荀子眞曰目明府見待有

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

懼然不敢復言慢音紀具反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集解惠棟曰抱朴子云法高卿再舉

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眞曰處士法眞體兼四

業謂詩書禮樂也集解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曰忘憂將蹈老氏

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褒職毛詩曰褒職有闕謂三公也必能

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尙書曰蕭韶九成鳳

皇來儀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眞曰吾旣不

能遜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集解惠棟曰謝承書

云眞隱居大澤講論術藝歷年不問園圃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而

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其刊石

頌之號曰立德先生

集解惠棟曰胡廣徵士法高卿碑云言滿天

履義君子企望來臻者不可勝紀也翻然風舉匿耀遠通名不可

得而聞身難可得而視爲堯舜所知不飲洗耳之水超越青雲之

上德踰巢許之右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聲而聲我追者已接君

分量輕寵傲俗乃百世之師也其辭曰邈元口膺懿資宏聖典研

道機彪童蒙作世師辭皇命確不年八十九中平五年曰壽終

集解

惠棟曰真子衍字季謀司徒掾廷尉左監見三輔決錄注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

集解惠棟曰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

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

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

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

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曰父天下邪役天下曰奉天子邪昔聖

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曰寧

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今子之君勞人

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

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

升去官歸鄉里

集解惠棟曰升見文苑傳

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

班布也

升曰吾

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

解見獨行傳

今

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

左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廷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

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

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

集解惠棟曰御覽無其字

太息言曰吁二丈夫

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

及乎

毛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雖泣而無所及矣

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

終

集解沈欽韓曰未一語贊文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

峴山在今襄陽縣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

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

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
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少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
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注沔水中有魚梁洲
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故世謂是地為白沙曲矣
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襄裳率爾休暢蜀
志注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
鏡皆龐德

公語也 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 集解惠棟曰襄陽耆舊傳
書自娛觀其 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
貌者肅如也

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

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

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

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曰遺子孫乎

襄陽記曰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姊為魏黃門吏

部郎子渙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集解劉攽曰正文案苦居畎畝

不成文理當有一良字沈欽韓曰御覽四百三襄陽耆舊記云渙

字世文為牂牁太守去官歸鄉里居荆南白沙鄉里人宗敬之相
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歸里人龐公曰世人皆遺之曰危今獨遺
化其口德少壯皆代老者擔負

之曰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

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

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曰廟名山也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違塵

枉

違遠也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三校補

逸民列傳不屈潁陽之高文選不上多而字

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文選性分作介性

千乘莫移其情注魯逃隱於海上官本注末有也字

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注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者原作首依論語正官本

注不誤孔子曰官本注無孔字

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注拔本塞原官本注原作源同百姓莫

不相攜持而去之官本注末有也字

弋者何纂焉文選者作人案袁本茶陵本仍作者見文選考異

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文選民作人未回改天上多則字

蓋錄其絕塵不反文選反作及案注引司馬彪說又引韓詩外傳似亦及反兩說並存注夫子奔軼

絕塵官本注軼誤轍

野王二老傳路見二老者即禽注易云官本注云作日

昔湯即桀於鳴條注帝王紀曰案孟子桀卒於鳴條案桀當作舜注引書專辯

鳴條地所在不妨及舜事淺人妄改耳

逢萌傳不去禍將及人案上言不去則下不合言及人人當作我否則衍字即解冠挂東都

城門案言挂冠則是萌時已拜官矣傳疑有脫誤集解沈欽韓曰至注誤案注引兩

說並非有誤

乃之琅邪勞山注有大勞山小勞山沈銘舜曰齊乘大小二勞山在郎墨東六十里又名勞盛

山四極明科云軒皇一登勞盛山是也齊記泰山自言高不如東海勞吳王夫差登之得靈寶度人經山高十五里周八十里

此大勞也與小勞山華樓山鼎足相聯又寰宇記云秦始皇至牢盛山望蓬萊立馬此山遣石人驅之山牢不動蓋山之高以

其登涉之難則名勞驅之不動又名牢也

呂壽終柳從辰曰一統志萌墓在今昌樂縣齊乘在濰州營陵古城中案水經注萌墓在都昌濰水之側疑附會

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集解先謙日子雲

名墨君公名遵

柳從辰曰今御覽四百九引嵇康高士傳作李雲王尊惠氏補注引作李墨王遷遷蓋卽遵之

譌

周黨傳過城不入

柳從辰曰袁紀黨舉動必以禮赤眉之亂所在殘破至太原聞黨德行不入其邑由是名重天下

下

王霸傳字儒仲

柳從辰曰今聚珍本東觀記及御覽五百一引本書儒均作孺惟唐書世系仍作儒

嚴光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注是非癡語也

案文也當作邪

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注七里瀨

官本注瀨作難

上平可坐十人

官本

注平作下案石下人不能坐作下非

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

至原作三已年八正官本不誤

十終於家

柳從辰曰浙江通志光墓在今餘姚縣客星山華清泉左

井丹傳更遣請丹不能致

致原作制已正官本不誤

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

柳從辰曰袁紀作詭說諸王鈔二萬案二萬僅錢二十千似不足記當仍係千字殘

譌

梁鴻傳同縣孟氏有女

柳從辰曰東觀記亦作孟氏女獨袁紀作趙氏有女

肅宗聞而非之集解惠棟曰

至今作非乃傳寫之誤

柳從辰曰袁紀亦作上聞

而非之求索不得鴻乃逃會稽非字不誤今案五噫歌意存諷刺雖太息而道聞之朝廷實未見有可悲也夫蕭何營未央欲令後世亡以加自孝武視之爲已卑矣至東京宮室皆光武以來所建立肅宗雖願長者而鴻追毀先帝亦將有所不安欲竟鴻說而求其人事所宜有也且鴻苟無累於心何必易姓名以此言之作非爲是

依大家皋伯通

柳從辰曰一統志今蘇州府胥門西有皋伯通墓

爲求葬地於要離冢旁集解沈欽韓曰

至幾一里

柳從辰曰一統志鴻墓在今吳

縣西四里

高鳳傳心名且猶不顯

官本且猶作猶且

臺佟傳存神養和

柳從辰曰皇甫謐高士傳此下有云不屏營於世事以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之苦也

矯慎傳章曰廉直稱

官本稱上多爲字

昔伊尹不懷道曰待堯舜之君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與毛多異

案

注既而幡然改曰官本無此六字與我處猷猷之中官本與我作豈若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官本無是字

足下審能騎龍弄鳳注鳳來止其屋

官本注屋作室

漢陰老父傳漢陰集解惠棟曰御覽作漢濱

今案本書目錄亦作漢濱

陳畱老父傳二丈夫

官本文作大今案二丈夫猶云二男子耳升既去官其友亦未詳何人班草抱泣而老父

乃以二大夫稱之如前書之美二疏疑於不倫矣毛作丈夫非有誤也

列女傳第七十四

後漢書八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詩書之言女德尙矣

詩謂閔嬪后妃之德也書稱釐降二女子于嬀汭嬪于虔尙遠也

若夫賢妃助

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

則其微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已後綜其成事迹爲

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嫵李姬各附家傳

嫵梁竦女李姬李固女也

若斯之類竝不兼書餘但按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

已

集解惠棟曰嫌錄董祀妻故云先謙曰官本在作任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曰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

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曰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

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

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鹿

車或云樂車入傳舍偃臥無憂無牛馬而能行者獨一人拜姑禮畢

所致耳蘇林云一木橫鹿車一人推之挽一作輓音晚提喪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集解王

鳴盛曰此下宜增一句云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集解惠棟曰永傳云

以不附王莽見殺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集解惠棟曰永傳云

非桓出也先謙曰明永為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

宣前妻子後母即少君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

挽鹿車時不集解先謙曰對曰先姑有言爾雅曰舅姑在則曰君

識去聲記也對曰先姑有言爾雅曰舅姑在則曰君

姑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易繫辭吾焉敢忘乎永昱已見前傳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

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集解惠棟曰孫

卿云漢複姓有令狐氏本自畢萬之後國語云晉大夫令狐文子

即魏顯也自漢以後世本太原至邁為王莽所誅邁少子始居嫩

也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

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鄭玄注禮記云耒耜之上

曲者也說文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沮喪也怍慙也集解沈欽韓曰唐書世系表霸生咸

文苑英華劉禹錫王涯家廟碑云霸孫甲亦號微君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

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

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厯齒未知禮則曹輩也集解沈欽韓

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

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

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屈音渠勿反集解先謙曰屈與嬖義同有是哉遂共

終身隱遁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

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後常以雞鳴遡流而汲江後

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
羞使鄰母已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
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
託已行學不在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鄰母
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詩有田漬
江澤幽泉流所既盡爲沃野華陽
國志云其泉灌田六頃施及比鄰李吉甫云今泉在漢州德陽縣
北三十九里先謙曰宋歐陽修詩集注峽州甘泉寺在臨江一山
上與縣廨相對寺有清泉一泓俗傳姜詩泉亦有姜詩祠詩廣漢
人而泉祠在此修令夷陵時有詩或詩後宦游經此人爲立祠並
附會孝泉余曾過之信不誣也每旦輒出雙鯉魚常已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
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公
孫述平後東精爲賊掠害不
敢入詩里東精人姓名也案赤眉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
散賊不當至蜀華陽國志是也
之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東
觀記云後吏謔詩掘出示之比落蒙其安全比近也永平三年
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人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爲郎

中集解先謙曰官本無爲字詩尋除江陽令卒於官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江陽符長沈欽韓曰江陽

州治所居治鄉人爲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集解惠棟曰孝字阿少習儀訓字長平自有傳

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

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列女傳曰楚莊王好田獵樊姬故不食鮮

禽以諫王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故君曰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

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

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集解王補曰趙阿顯拒尊章之命隱

遂良人之慝有玷女箴尤乖

婦順昭茲彤管斯爲濫矣

扶風曹世叔妻者集解先謙曰據三輔決錄注世叔名壽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

惠班一名姬集解沈欽韓曰陸龜蒙小名錄班昭字惠姬文選博李善注引范書正作惠姬此誤衍班一名三字

學高才世叔早卒

集解沈欽韓曰案下女誠云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於今四十餘載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

漸訓誨則昭適曹氏四十餘年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

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

踵繼也

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

集解錢大昕曰此家字相傳讀如姑

攷古書家室之家亦讀爲姑詩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以家協姑逋今人氏傳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以家協姑逋今人皆轉爲古牙切獨此大家字尙存古音惠棟曰今人讀大家爲大姑角里先生爲祿里此古音之僅存者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曰出入之勤特封

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

閣下從昭受讀

集解王鳴盛曰漢人讀書必有師傅無師不能讀三國吳志吳主五子傳孫權之長子登既立爲太

子權欲使讀漢書知近代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後又詔融兄續

繼昭成之

融兄名續兒馬援傳集解何焯曰司馬彪云馬續述天文志續字季則見馬援傳末惠棟曰世系云嚴七子固

抗故轉融留續則續爲融弟

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曰母憂上書乞身太

后不欲許曰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

唐虞之政關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謔言納芻蕘之謀慮前書曰在

夫之言明主擇焉詩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妄昭得曰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

曰效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易曰謙尊

而光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傳曰謙讓者德之基也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孟子曰

之風者貪夫廉太伯違邪孔子稱為三讓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

儒夫有立志居周此言邪者蓋本其始而言之也所曰光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論語曰能曰禮

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孔子之言也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

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四舅謂騰而曰方垂未靜拒

而不許如後有豪毛加於今日謂有纖微之過則推讓之美失也誠恐推讓之名

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曰不盡

蠲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騰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誠七篇有

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

訓母傳母也師女師也左傳曰宋伯姬卒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

氏前書呂公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爲其帚妾言執箕帚主賤役以事舅姑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

兢常懼黜辱已增父母之差已益中外之累也中內夙夜劬心勤不

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也素先恒恐子穀負

辱清朝三輔決錄注曰齊相子穀頗隨時俗注云曹成壽之子也

穀卽成之字也集解惠棟曰案注爲長垣長大家集云永初七年

子穀爲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陳留長謂陳留縣之長卽

長垣也沈欽韓曰前云封子成關內侯章懷因以子穀爲字以合之恐大家不應呼其子之字也或成一名穀耳聖恩橫

加猥賜金紫漢官儀曰二千石金印紫綬集解沈欽韓曰謂成爲關內侯也魏志關內侯關中侯皆金印紫綬注誤

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已爲憂也但傷諸女

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

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

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最勉之

去矣猶言卑弱第從今已往

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

詩小雅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

咸弄之瓦毛氏注曰瓦紡塼也箋云臥之於地卑之也紡塼留其所有事也案鄭先謙曰官本注事下有於紡績三字

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

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

毛詩傳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潤之瀝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荷及釜于以奠之宗室闕下謹其尸之有齊季女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

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之

不自名己之善也

有惡莫辭忍辱含

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

作起也案解先謙曰官本

注在作下執務私事不辭劇易

劇猶難也

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

正色端操曰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曰供祖宗

潔清

也謂食也左傳

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

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

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

節也是曰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

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

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詩關雎樂得賢女以配君子也

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

無曰御婦婦不賢則無曰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

則義理墮闕

墮音許規反墮廢也

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

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曰書傳殊不知夫

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

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

禮記曰入歲入小學獨不

可依此曰爲則哉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曰剛爲德陰

曰柔爲用男曰彊爲貴女曰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

其虺

集解惠棟曰荀子云百姓賤之如匪惡之如鬼楊倞云字書無匪字蓋當作虺病人禮記云吾欲暴虺而笑若

生女

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

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尙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黷媒黷旣生語言過矣語言旣過縱恣必作縱恣旣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旣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尙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曰和親恩曰好合楚撻旣行何義之存譴呵旣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禮記文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曰時身不

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曰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

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論語孔子之言也些此也

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儀禮曰父在為母何以特至尊在不

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儀禮曰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志也天固

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

故女憲曰象女師之篇此大家所稱引者亦其類得意一人是

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

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淫聽目

無邪視不邪視官本不作無無邪野容鄭氏云妖野容儀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

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陟輪陟輪

貌貌集解惠棟曰陟本作陵女子態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

說文云前却腰媚也從女陟聲

竊究妖冶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之貌也

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

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旨恩自離者集解沈欽韓曰離讀爲麗左宣

十二年傳亦有旨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旨義

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尙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

固宜從令不爾猶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

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絜簪焉不可賞影響言和叔

妹第七集解先謙曰晉義鄭注室人謂女然女叔諸婦也疏女叔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

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

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旨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

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論語孔子曰顏回不貳

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

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而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而況婦人者也雖曰賢女之行聽哲之性

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執也易

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金物之堅者若二人

同心則其利可以斷之二人既同心其芳馨如蘭也古人通謂氣爲臭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疎而

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淑善也美女曰媛則能依義曰篤好崇恩曰結援

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鄉

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托名曰自高於妹則因寵

曰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曰美隱而過

宣姑忿而夫愠毀譽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

益君子之累君子謂夫也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

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尙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易繫辭之

文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曰和矣詩云在此無惡在彼無射其

斯之謂也

韓詩周頌之言也射厭也射首亦毛詩射作敬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此作彼彼作此

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

妹曹豐生

昭平之妹也

亦有才惠為書曰難之

集解沈欽韓曰案女誡何可難廣博物志三輔

決錄曰周季貞班固姊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作問神其姨曹大家難之當是因彼事而傳焉

辭有可觀昭年七

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

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

集解沈欽韓曰文選有東征賦藝文類聚有曹大家賦續賦又有大雀賦

曰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又有蟬賦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

家讀焉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

集解惠棟曰本搜神記

羊子嘗行路

得遺金一餅還曰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

論語撰考漢曰木名

盜泉仲尼不飲廉者不受嗟來之食

解見文苑傳也

況拾遺求利曰污其行乎羊

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

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機生自蠶繭成於

機杼一節而累已至於寸

集解沈欽韓曰說文節織絹从糸貫杼也類篇辨古通切先諱曰官本亦作絲

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

積學當日知其所亡

論語孔子曰君子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

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樂羊子妻

之言

本此已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

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遺饋羊子嘗有它舍雞謬入園

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

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

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

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

緘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穆姜安眾令程

前妻似文矩名以有二男集解惠棟曰華陽志云二子淮基而前妻四子集解

程為陳未詳孰是曰華陽國志云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安眾縣屬南陽郡四子曰母非所

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

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曰遠之對曰吾方曰義相導

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

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集解先謙曰言

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

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

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興等自知失子道

常以二月八日社致肉三十斤酒米各二斛六斗常陳述云穆姜溫仁化繼為親遺散四子許已修革自

後訓導愈明竝為良士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六子相化皆作

南郡太守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敕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

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前書孝文帝楊王孫令汝

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

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集解何焯曰因學紀聞云曹娥碑云

日迎伍君傳云婆娑神誤也沈欽韓曰詩正義引李巡曰婆娑樂

神波神即伍君不知何時波下誤著女又增入溺死不得屍骸娥

年十四乃泚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娥投衣

日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集解惠棟曰袁

遂隨衣而沒衣字或作瓜見項原列女傳至元嘉元年會稽典

宏紀云前後長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錄曰上

吏莫有紀者虞長度尚弟子耶郢清字子禮時南朝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

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

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

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

白雲解王鳴盛曰注引會稽典錄盛誇郎耶清碑文之美蔡邕題

妙之有皆文士增飾耳惠棟曰
水經注云向外甥郭子禮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

家業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

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

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曰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爲

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集解惠棟曰盧熊云案順帝建康元年揚州刺史尹耀討范容敗沒榮

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營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曰祭升

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集解惠棟曰列女後傳云黃巾賊陳寶欲干穢之榮踰垣走賊

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曰身受辱寇虜

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集解王鳴盛曰曝書亭集以爲許昇妻爲黃巾所殺廉府君敎錢

葬之不引正史而但以爲傳聞之言名字事迹又皆互異惠棟曰列女後傳云廉府君聞榮高行遣主簿祭之又出錢助縣爲冢於嘉興郭里墟北名曰義婦坂盧熊云廉府君即廉約永興二年吳

郡太守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已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融為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曰貨財為損何耶集解王補曰馬融件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兒徙朔方見本書融傳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它人之賢者猶丘陵焉猶可殽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殽焉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為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集解惠棟曰蔡邕馬

氏靈表云春秋六十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

情賦云

酒泉龐消母者集解先謙曰官本消作消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

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讐乃喜而自賀曰爲莫己報也集解何焯

曰魏志注引皇甫謐列女傳云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

曰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

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集解錢大昕曰福祿當作祿福詳見郡國志解印

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

理何敢苟生曰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

曰束帛禮之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集解惠棟曰案皇甫

謐列女傳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

天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曰自誓宗婦相與慙之共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曰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王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曰來歷代不替男曰忠孝顯女曰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曰豫自刑

剪曰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釐

縣邑有祀必膳焉膳祭餘肉也尊敬之故有祭祀必致其餘也左傳曰天子有事膳焉

寡婦曰釐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

集解官本考證曰唐張懷瓘書斷云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

規之妻也周壽昌曰案傳稱夫人善屬文能草書書斷云規初喪有才學工隸書列諸妙品是唐時眞蹟流傳張氏猶見也

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及

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聘曰駟輜百

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

槍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

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已其頭懸輓鞭撲交下

周禮考工記曰輓長六尺鄭眾曰謂輓端壓牛領者

妻謂持杖者

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裁年十

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尙豐少常慮爲家所逼自防

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已采許之

魏書奕字伯益嘉之子也爲太子文學早卒集解陳

景雲曰郭嘉卒於建安十二年三十八距荀爽之歿幾二十年計爽存日嘉年方冠不得有授室壯子又爽名德素著亦定無強奪女志事爽奕二字必有誤沈欽韓曰此郭奕或別一人非魏志所云嘉子字伯益者因詐稱病篤召采既

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

激敕衛甚嚴

集解王補曰文姬名節不振議者猶以是爲伯喈羞荀采守義陰氏逼脅再醮卒致自縊爲之父者竟出

於當日號為人師之荀爽名重一時行事之慎乃至於此臣道與妻道皆取象乎坤何怪或謀篡漢顓與勛亡魏亂晉襲爽之故智以謂是家法云爾也自程子餓死事小失身事大之教行夫人皆知崇尚名義此則正學之效焉女既到郭氏乃

偽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

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集解惠棟曰荀氏家傳云采入郭氏

室暮乃去帷帳建四燈斂色正坐請奕人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

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

曰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曰衣帶自縊左

右翫之不爲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熒爲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資中人字媛姜建安

五年益部亂道聚眾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

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

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爲齋糧貸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

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集解沈欽韓曰獄卒夜察囚當

獄吏呼度道已遠乃曰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

其義終身不娶焉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道雖仕宦當世痛感

濟子授命固
圖義踰國士

孝女叔先雄者健為人也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叔先複姓也華陽

誤也水經注云絡符人錢大昕曰水經注符縣長趙社遣吏光尼

和以永建元年十一月詣巴郡沒死子賢求喪不得喪乃乘小

五歲有父沒處哀哭自沈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

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

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為之立碑與此傳所載即一事而姓名

互異華陽國志亦云符有先絡樊道有張帛絡與帛協韻則其名

當為絡不為雄矣與范史皆作先而史又多叔字廣韻亦以叔先為複姓則此女本

姓叔先或單稱先猶諸葛之稱葛也雄當是雒字之誤雒與絡同

音國語王孫雒今本亦譌為雄此其證也王伯厚引水經注以為

光終終亦譌字周壽昌曰此女父家姓先夫家姓叔廣韻左傳魯

公子叔弓之後光武破虜將軍叔壽是有叔姓也其父泥和華陽

國志作先尼和父泥和集解惠棟曰泥一作沈一作江見益部耆

知先為姓也

永建初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永建元年

為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

乘舩墮湍水物故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溺水死成濡灘華陽國志作成湍灘

尸喪不歸雄感

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竝數

歲

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云時雄年二歲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貢年三歲

雄乃各作囊盛珠環已繫兒

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舩於

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二年二月十五日搜神記十二月十五日弟賢其

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

江上

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云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

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太守蕭登高之上尚書遣戶曹掾為之立碑人為語曰符有先緒樊道張帛帛黃氏張貞妻事與路相類也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

於音律

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並不差謬

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五百七十七蔡琰別傳曰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吳札觀樂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言之何不足知也適

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

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

集解沈欽韓曰南匈奴傳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

合寇河內諸郡魏志初平三年太祖擊匈奴於夫羅于內黃大破之四年春袁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

據史則匈奴曾寇陳留文姬所以沒也玩文姬詩詞則其被掠在

山東牧守與兵討卓卓劫帝入長安遣將徐榮李蒙四出侵掠文

姬爲羌胡所得後乃流落至南匈奴也時豈尚在故有感時念父

母之語其贖歸也家門滅絕故有既至家人盡語此當爲初平年

事傳云興平非也興平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

集解惠棟曰蔡琰別傳云琰在左賢

王郭之亂非董卓矣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

之思作詩言志今所傳十八拍是也

乃遣使者召金壁贖之

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八百六引魏文帝蔡

伯喈女賦序曰家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

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

璧於匈奴贖其女還而重嫁於祀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

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

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

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爲改容

集解惠棟曰邱光廷云不乘車者

謂之徒行不履屨者謂之徒跣今

謂之徒行不履屨者謂之徒跣今

謂之徒行不履屨者謂之徒跣今

文姬蓋徒跣非徒行也故下文云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公與巾幘鄭玄禮記注云徒猶空也

奈何文姬曰明公廩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

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

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

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集解惠棟曰張華博物志

云蔡邕有書近萬卷漢末載數車與王粲又邕集巴郡太守謝表

云詔書前後賜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議合成二百一十

二卷蓋自秦禁挾書漢以來非詔書所賜不敢藏也晉以後猶然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

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禮記曰男女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

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集解何焯

曰董卓傳卓以牛輔子瑁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

李傕郭汜張濟擊破河南尹朱儁于中牟因略陳留潁川諸縣殺掠男女所過無復遺類文姬流離當在此時蔡邕傳邕在長安與從弟谷謀東奔兗州又欲逃逃山東時未必以家自隨也蘇氏以董卓既誅邕乃隨坐不應文姬先罹禍亂疑此詩為後人作考之不詳也其辭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

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曰自疆海內興

義師欲共討不祥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

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遺尸骸相撐拒庚反

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

肝脾為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

失意機微間輒言斃降虜集解先謙曰官本言作此要當曰亭刃

集解沈欽韓曰亭蓋事之誤前書刪通傳事刃于公之腹作亭止解不可通我曹不活女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

或便加桎梏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

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

處所多霜雪集解先謙曰官本多作生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蕭蕭入我耳

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

輒復非鄉里邂逅微時願集解沈欽韓曰微當從人旁作微佩觿云微古堯反微倖微古弔反循也小道

也賈昌朝羣經音辨行部乃混而一之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

綴人心集解惠棟曰莊子云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曰念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念

別無會期存亡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人

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尙未成人奈

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集解惠棟曰出韋賢傳論衛云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

癡矣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同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

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歔行路亦

嗚咽去去割情戀道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

腹子何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集解惠棟曰中外卽中表也費鳳別碑云

與足下中表王宏嬰注云舅姑之子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

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號對孤景怛

陀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

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集解惠棟曰謂董祀也竭心自勸厲流

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章曰嗟薄

祐兮遭世患集解先謙曰祐當作祐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

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

能安其音飢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背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

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北方近陰遠陽陰氣凝兮雪夏零沙

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

竊停兜離句奴言語之貌集解沈欽韓曰兜離卽侏離南蠻傳曰語言侏離兜侏聲同東都賦傑侏兜離請張亦作侏張也先

謙曰侏兜雙聲字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

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

邊馬鳴集解惠棟曰笳別傳作笳孤雁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

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句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

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嘯嗟集解先謙曰掩身

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焚焚集解先謙曰覆起兮巖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

恒絕兮死復生列女後傳琰字昭姬也集解王補曰劉知幾史通

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

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

者也集解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幽閑有容區明風烈

贊曰端操有蹤集解惠棟曰楚詞云內唯省昭我管彤婦人之正其節操有蹤跡可紀者及幽都閑婉有勝容

者區別其遺風餘烈以明女史之所紀也管彤赤管筆

解見皇

后紀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四校補

列女傳王霸妻傳沮怍不能仰視集解沈欽韓曰唐書世系表霸

生咸

柳從辰曰世系又云霸長子殷漢中山太守四世孫寔寔子懋後漢幽州刺史六世孫光後魏并州刺史生罔度支

部尚書烏丸校尉廣陽侯因號烏丸王氏

姜詩妻傳廣漢姜詩妻者

柳從辰曰詩字士遊見華陽國志

水去舍六七里

柳從辰曰水經注洛縣有沈鄉去江七里姜士遊之所居

還母渴詩責而遣之

柳從辰曰華陽國志云詩呼妻使為母春應命違見遣不敢遠去與傳稍異

周郁妻傳乃自殺莫不傷之

案穀梁錄伯姬之貞行斯于戒女子以無非婦道從夫在於執義守已而

已夫能刑妻妻不能刑夫也故三綱並立而禮經獨無責婦以正諫其夫之明文樊衛之悟其君皆以身感之而非正諫猶脫簪之義也然亦幸遇其君之本賢耳後世如樂羊子許升之妻因事進規幾於正諫矣要未有庭訓在上而子可唯婦言是用者趙阿閑於婦道何至無以感其夫而郁之驕淫輕躁卒未變焉憐不自責而責新婦實奇謬人也阿既不見諒於夫復不見諒於夫之父誠哉生亦何聊以死悟夫即曲承君舅之命用心彌苦而其知禮守正為尤賢矣

曹世叔妻傳采狂夫之警言注前書曰
官本注書誤漢

賴母師之典訓注左傳曰宋伯姬卒傳母也

案左傳本作待姆也注姆女師也此謬待

爲傳而又兼有脫誤耳富敗云春秋宋災伯姬卒穀梁傳曰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公羊傳作不見傳母不下堂母本一作姆左傳曰待姆也杜預注云姆女師也

弄之瓦塲注毛萇注曰

官本注曰作云

不辭劇易注劇猶難也

官本難作難

詩著關雎之義注詩關雎樂得賢女

官本注賢作淑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注若二人同心

官本注無若字

樂羊子妻傳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注解見文苑傳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此機生自釐繭

官本機作織是

稽廢時月

官本月作日

曹娥傳於縣江沂濤迎婆婆安神集解先謙曰案文義是婆婆迎神

寫本誤倒

謹案傳作迎婆娑神惠棟補注謂范本會稽典錄或別有據侯康曰惠所稱典錄蓋本御覽四百十五然

世說捷悟篇注引典錄正作婆娑樂神御覽所引恐是後人依范書改之者耳侯說甚確蓋曹娥碑固是名碑典錄范書必兼

取資碑云婆娑樂神云迎伍君范改樂神為迎神自見筆削之妙

麗清母傳酒泉麗清母者集解先謙曰官本消作清

謹案消為誤字已詳目錄

蓋宋本殘字毛氏偶失審定也

十餘年不能得

柳從辰曰據魏志注引皇甫謐列女傳娥親龐子夏妻于清出行聞警會宗族慶賀趙氏強壯已盡

以啟娥親娥親乃陰市名刀乘家事乘鹿車伺壽今案娥報父警在已適人有子成立之後且伺之閱十餘年不懈可謂至艱

矣傳書清母不曰子夏妻必子夏亦前卒矣

陰瑜妻傳後同郡郭奕喪妻注嘉之子也

注嘉各本皆譌壽依魏志改

董祀妻傳又妙於音律集解沈欽韓曰何不足知也

柳從辰曰文姬之辨

絕絃別傳載時年六歲故劉昭入之童幼傳也至援引左氏出口成章恐涉傳會矣

痛其無嗣

案邕傳未嘗言邕無後此云痛其無嗣或有子未能嗣業或子已卒孫猶稚也無嗣猶云無傳與無後自有別

邕有孫襲明見晉書羊祜傳固非無後也祜後母蔡同為邕女
舍已子承不養而專養祜抑又至賢而操必遠贖文姬者正以
文姬獨能傳父業耳至世說輕詆篇注引蔡充別傳云充祖睦
蔡邕孫也此則有誤睦乃邕叔父質之孫於邕為從子並見晉
書蔡約傳

作詩二章集解何焯曰至考之不詳也案本傳言文姬歸甯於家
為胡騎所獲疑本於路被

略並未抵家也邕文字亦無言及其家被禍者

焚焚對孤景焚官本作焚後追持我兮走焚焚並同案焚焚皆即焚之或體

心恒絕兮死復生注列女後傳玳字昭姬也案此注應在傳首字文姬下